春秋私考

春秋私考卷之三十一

起丙子昭公十七年

盡壬午昭公二十三年

會稽季本考義

十有七年丙子

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郯子來朝

郯自襄七年朝魯久不來矣今以魯結婚於吳而娶孟子焉郯畏吳故來求庇也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荀吳之滅陸渾戎為楚之誘殺戎蠻子也陸渾服楚已久而戎蠻則服於晉者也何以知其然乎以宣三年楚伐陸渾未嘗再爭而哀四年楚侮戎蠻蠻子赤投晉則知之矣晉人本有闢土服遠之圖特以陸渾與楚而蠻未可挑耳適遇戎蠻之殺則仇楚有名此陸渾之所以滅也威雖懾楚而德不足以服人心矣

冬有星孛于大辰

孛說見文十四年孛入北斗下○大辰心星也舊說心為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為太子後星為庶子孛

星加心象天子嫡庶將分爭也竊疑古者曆象日月星辰所重在於敬授人時故溫凉寒暑得其正而後作成訛易順其常時有愆忒則生育遂氣有豫後則淫邪作非細故也是以聖人脩政務求合天君臣一德罔敢不誠觀乞整百工庶績咸熙之言可以見其所重在此因特自著非苟應虛文而已至於星之有名或以其形或以其位或以其事或以其人星本無名名因象立上別三垣下分列宿所以定天體紀日躔物無預於占驗也故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焉春秋時始以辰爲商星參爲晉星龍爲宋鄭之星鶉火

爲周分而分野之說因之以起循至戰國游談之士附爲惑世之言凡占休咎類主星名殊不知名星之次雜出無倫而事變無窮亦非星名所能盡紀其說有不可通者而率以私智推求偶有神合遂謂天常是先王敬授人時之實理反爲術家之所晦矣故慧孛之流氣祲之大者也其爲咎徵明矣而王室嫡庶分争在五年之後乃其偶合者耳豈專爲加心之應哉故以心名天子明堂前星名太子後星名庶子則可而以爲占必在是則不可知此則知春秋書孛但當求占於氣而不必指應於星矣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楚稱人將卑師少也長岸杜元凱以為楚地蓋吳兵至楚境而楚禦之水戰也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趙鵬飛氏曰吳屢受楚兵襄二十五年吳雖伐楚門于巢卒兵亦未及楚也今王僚始為長岸之戰其後楚日削而吳日張矣

十有八年丁丑

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曹平公須卒子午嗣是為悼公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公羊傳曰何以書記異也異其同日而俱災也劉原父曰四國同日而災非人所能爲也其序宋衛陳鄭春秋之正也同德則尚爵同爵則尚親

六月邾人入鄅

鄅妘姓子爵小國在邾東鄅詳見哀二年城啓陽下○鄅雖微國而宋之姻也宋爲大國近在邾南邾雖事大恤鄰猶恐獲戾而無故入鄅以逆其從寧非召兵之道乎故汪克寛氏曰書以惡邾且爲宋公伐邾起也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白羽即析本楚西北鄙地今南陽府鄧州內鄉縣也夷本閒曠無人之地許人遷焉及墾治可居則楚人於此城章華臺而有之故又爲之遷白羽再餘見九年許遷于夷及定四年許遷于容城下

十有九年戊寅

春宋公伐邾

左氏曰鄅夫人宋向戌之女也則邾之入鄅安能免於宋怒乎然非有關於國家大故宋元公但諭令改悔亦未失爲字小之仁矣奚以伐爲且以國君親將

而爲臣報其父怨其自輕亦甚矣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許世子止弑君以毒弑也世儒相傳皆以爲止不嘗藥蓋本其國人爲止諱弑之辭耳言不嘗藥則不問可知其爲毒也若止不嘗藥而未有毒焉則焉可以加弑哉止蓋弑而得立必僞以疾卒成喪覲悼公書葬則魯人因止爲君而會可知矣左氏謂止奔晉則未見其如宋萬之奔陳也穀梁謂止不立乎位以與其弟則止以太子弑君久未見說焉何所往乎以世子而加之弑君之名則必非能以位與弟者或者

懼父之欲立其弟而弑之焉耳故許止弑父已立乎其位與蔡般同蓋實弑也豈聖人假此以示嘗藥之義哉但止在位未踰年死而弟斯即代止立其後許亦遂還楚地事不可詳矣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高發偃之子也莒與齊密邇而不事齊庚輿又以郊公在齊之故乞不相能齊欲服諸侯當自莒始蓋欲逐庚輿而歸郊公以爲利故伐之此齊景窺晉衰而爲鄟陵爭霸之端也

冬葬許悼公

凡弑君之賊多歸惡於君未有自以爲弑者故制其國命抑不成喪不以訃於諸侯而諸侯亦不遣使奔喪會葬如晉厲公之弑葬之於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齊莊公之弑葬諸士孫之里四翣不蹕皆當初弑之日葬事即終則不成喪而諸侯不會葬可知矣故魯隱公之弑不書葬左氏曰不成喪正此意耳此所謂無其事而闕其文者也若蔡般許止以子弑父事在宮中尤爲隱秘則深沒其迹而以疾卒成喪一如常禮故蔡景許悼皆以常書說者以君弑賊不討則

下書葬是又當別立一例以解蔡許二君也如此則
春秋乃作意爲之豈信以傳信之書邪然衛桓公齊
襄公陳靈公皆以賊討而書葬何也當時亂賊既誅
人心已定故復發喪以成葬禮里克甯喜賊皆已殺
而卓剽不葬則以晉惠公主乎弑卓衛獻公主乎弑
剽必有辭焉不與成喪也宋閔公之弑也桓公御說
雖非預聞然以賢代立心實懷慚故雖賊萬已死於
陳而亦以爲國耻不討喪耳此皆據實而書聖人何
容心哉餘見隱十一年公薨下

二十年卿

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會稱公孫國卿也高閌氏曰會子臧之子盖公羊之說而左氏無之未足信也會距子臧辭立時已五十五年宜亦老矣未必以罪致奔而况子臧之風久猶未泯曹悼公豈遽逐其子邪意必别一公孫耳○孫明復曰鄸會之邑也()奔不言自此言自鄸者公羊以爲叛然出無叛辭則非叛矣劉原父以爲待放然奔本急辭則非待放矣然則云何自鄸者有奉之辭與華向之奔稱自南里宋辰之奔稱自蕭義同會既

以罪見逐而懼於不免故因私邑之力以出見強臣去國以兵自衛藐無所忌而莫之敢制也會雖未至於叛然志有所挾亦當與要君者同科而邑人黨惡之罪見矣○曹自成公歸自京師之後歷武平悼聲諸君終襄昭之世國内稍安無事可見豈以子臧平國遺風猶有存者而諸君賴之尚能畏天保國歟若悼公即位甫及三年即以會為強臣而逐之則強於政治者之所為似非暴君薄待子臧之後者由是觀之會豈子臧之子哉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縶即公孟縶註見七年衛侯惡卒下左氏傳曰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於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爲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華齊御公孟

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出過齊氏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如死鳥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出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胡康侯曰仲尼書斷此獄罪在宗魯宗魯孟縶之驂乘也於法

應書曰盜家鉏翁氏曰宗魯始因齊豹而事公孟豹將作亂語宗魯使之先去宗魯不能去亦不以告其主旣而乃與公孟俱死於齊豹之難彼自謂忠於縶信於豹而於二者皆失之矣知公孟之惡而事之不能早去𫏂祿也聞齊豹將作亂不以告其主不忠也雖與公孟俱死而死不足録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今按凡書盜殺者皆爲刺客所竊殺而不可知其名故曰盜耳如左傳所言則衆亂也衆亂以殺君兄而併將及君則爲惡者非一人矣於法應書曰人以明國亂無政之意此豈可歸惡於一微者哉微者不能

以一人專殺苟能專殺則必有誅主焉而治獄者亦宜推首惡矣況不與殺乎宗魯知齊豹之謀而欲周事之不以告其主誠爲食姦受亂蓋不義犯非禮然能以死自明但可責其不學無術耳與手刃殺人者宜不同科說者乃因仲尼責宗魯之言而歸獄宗魯則聖人用刑顧可舍首惡不誅而治不幸陷罪之人乎夫仲尼之言不可知其有無假使有之必宗魯貞爲齊豹所使刺殺孟縶者也如此則琴張必不弔矣而仲尼之言豈爲此哉故左氏序此多失其眞如孟縶之殺本秋事也而傳乃序於七月之前公子朝

褚師圃之奔以罪見逐也殺宣姜以子弑母也皆事之大者而不見於經安可盡據以爲實邪竊意孟縶以爲靈公所寵而怙勢以凌群臣故齊豹輩使人刺殺之非衆亂也胡氏家氏之說皆過信左氏矣惟穀梁與孫氏張氏三家不失經義今載於後穀梁傳曰盗賊也其曰兄母兄也目衛侯衛侯累也然則何爲不爲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两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踂衛謂之輒孫明復曰盗者微賤之稱以衛侯之母兄而盗得殺之衛侯無政刑也張洽氏曰縶疾而廢靈公得立則所以事其兄使全

其身者必無所不用其至親愛之而使不得有為於其國此舜所以盡其恩於兄弟也靈公受國於有疾之兄乃聽其無禮於大夫且俾之負於政使盜賊竊發兄死身危故書盜殺衛侯之兄縶以深罪之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華亥華合比之弟華定華弱之弟向寧向戌之子二族本宋之強家也至於華元則專恣無君而宋昭遇害向戌則奸邪蔽主而世子痤遭讒此其不忠之大者也然其才智猶足自文而子弟效尤遂成惡族矣宋元公惡之於理亦正豈可以為無信多私哉但平

公在位四十餘載僅去華族三人法以漸行故無他變元公乃欲一旦併去三大夫之族則施爲已無序矣安得不生亂哉君子違不適讐國陳宋之讐也故三大夫皆往奔焉則欲依陳以爲亂而求其危矣但左氏所載三大夫又殺群公子不見於經恐無其事耳大抵左氏序華向之事多不得其實讀者求之經文而已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蔡平公廬卒子朱嗣明年朱奔而隱太子之庶子東國立是爲悼公

二十有一年庚辰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士鞅見襄二十九年來聘下〇晉頃公即位五年魯君未嘗朝賀而晉侯先使士鞅來聘亦猶二年韓起之結好也晉卿來魯多爲求賂而况鞅賢不及起乎許翰氏曰禮好不結而財求無度則聘義亡矣蓋自是聘不復志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自陳者因陳力也南里者宋東城南門内里名也華

向初奔之時所以不即叛者以國人不附而皇樂諸族皆助公耳至是因陳而入國以叛但言自陳而其意已明矣左氏乃謂司馬華貙叛召亡人則與經文不合夫華族之在宋者爲之內應偶或有之若貙先叛以召亡人則三大夫非因陳而動而貙爲司馬亦大夫也何以不列其名乎凡叛有入于戚蕭晉陽朝歌者而皆不繫之國以其邑在郊外也若南里則宋國城內之里名也故繫之宋亦可見叛臣逼脅其君威已甚矣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杜元凱曰叔弓之子伯張

冬蔡侯朱出奔楚

左氏傳曰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於楚今按蔡人懼無極而出朱是朱之奔爲國人所逐也朱曾祖靈公般爲楚所戕祖世子有爲楚所用而朱往奔焉豈其所欲哉亦懼楚之殺己也倚乎其往愬矣朱奔楚而楚強暴見焉○公羊以朱作東而謂東即東國非也朱去而

不復者也楊士勛氏曰諸侯奔死於他國例不書卒觀二十三年東國之書卒則東國必非朱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之如晉報士鞅之聘也士鞅不遂所欲故拒公而至河乃復矣高閌氏曰魯衰而朝於齊晉晉愈強則其往也愈數及魯之益衰也則往而辭焉春秋蓋傷魯之削也滋甚而不能以義強耳

二十有二年辛巳

春齊侯伐莒

十九年高發伐莒矣莒[illegible]人服故景公親將以伐之

左氏於此載晉子行成故甚服而齊不再伐矣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自宋南里者因南里之力以爲助也而里人黨惡之罪見矣○華向叛居南里幾及一年而諸侯無救宋者故春秋不書果有能如晉悼公之討魚石則必特書以示褒矣左氏乃謂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豈非叛經之說乎然宋以一國之力猶足以當之且華向陘待諸侯兵至故亦不能久安而卒奔于楚楚亦宋之讐也當時適值楚之衰弱故不敢助之以爭耳然亂臣危國之心豈但已乎宋元

公不能正身脩德禮馭群臣使以漸感乎歡於忠敬而去惡太急人無所容南里之禍幸而不亡耳其後叔佗疆地之亂相繼豈非元公所起之釁端哉

大蒐于昌間

昌間蓋魯近邾之地按地誌兗州府泗水縣東南二十里有昌山鄒縣東北五十里有昌平山邾魯之界也疑即其處歟詳見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下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　葬景王

叔鞅弓次子輒之弟也輒卒而鞅代之矣○天王崩

甫及三月而叔鞅如京師本以奔喪行也雖昭公不親往然特遣貴卿亦春秋時所僅見也但其本意乃爲發朝於晉至河抵復則不若以禮事王庶幾可假以爲並耳而適值王室之亂則又以周爲不足恃矣觀明年叔孫舍如晉則可見焉此豈誠心尊周者哉景王葬期太速而叔鞅因而會葬故併以葬書高閌氏曰天子崩天下諸侯莫不奔其喪故七月而葬者盡天下臣子之心使遠近得會其葬也今天子崩諸侯無一奔喪者又以三月而葬是天子而用大夫之禮也

王室亂

景王之崩子朝以孽子恃寵爭立而諸大臣不服故
劉子單子欲立王猛彼此相持皆未即位所以三月
即葬景王者蓋劉單欲使王猛汲汲成喪以衡事也
於是子朝作亂劉單交攻諸王子皆奔走於外而王
室空矣劉原父曰景王大子早夭諸子皆欲立劉子
單子附王子猛者也尹氏召伯毛伯附王子朝者也
猛長而貴朝幼而卑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王愛
朝將立焉未及而崩諸大夫爭立君帥兵以相攻於
是大亂○王室即京師也言王室亂而不曰京師亂

何也蓋京師者通乎內之衆人而言者也王室者主乎王之私家而言者也景王寵愛子朝使孽子配嫡則亂自內作非由乎外者也劉絜父曰王室亂者嫡庶並爭亂在家室本不得言京師亂耳○戴溪氏曰惠王寵子帶幾危世子齊桓公盟首止而位定襄王出居于鄭晉文公納王王室遂定微二霸王室之亂豈減敬王之時春秋書王室亂者憫周室之微弱嘆桓文之不復有也悲夫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劉子名卷一名蚡單子名旗王猛當作王子猛說見

狄入于王城下皇在今河南府鞏縣後漢志鞏有湟水註云在縣西北蓋湟即皇也○按景王太子壽以昭十五年卒至是八年世嫡未定猛與匄皆其母弟也而猛為長於次應立故於其所在言居明其當得位也然才弱無威不足以懾群下實未倡明大義立以為王人心尚未一也特劉單挾其正以令人耳故書曰以而猛稱名不成猛之為君以見劉單之私也但言劉單則群臣之不協可知矣劉原父曰大不以爭小貴不以爭賤君猶可以爭臣哉夫臣者治煩去惑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不挾君之勢以崇黨者也今

刘單之爲天子臣也君昏則不諫國危則不憂禍已成矣然後挾天子以令諸侯此則奸雄之所以甚非望者也上下舛逆是以謂之以王猛居于皇也胡康侯曰猛無寵於景王不能自定其位制在劉單其曰以者能廢立之也而景王之弱其後嗣輕其宗社之罪亦著矣○王猛書名併見下條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王猛即王子猛也先儒以爲示當立而稱王別諸王子而稱名於義有三不通焉蓋以諸侯在喪稱子之例推之則猛未踰年應書王嗣子或曰嗣天子或曰

小子王可也今遽稱王其不通一也既立爲王則貴有常尊不常復稱名矣如敬王已立雖與王子朝同時亦不書名以別之也今復稱名其不通二也下書王子猛卒與王子虎同辭則王子猛蓋未立爲王者也而此書王猛又別生一義其不通三也蓋王猛本爲劉單所制而不得立故春秋不成之爲君杜元凱曰猛書名未即位是也上書王猛與下書王子猛異者特王猛之間脫一子字耳由此一字之失誤以致衆說之紛紜則又豈若闕疑之爲愈哉○王城在今河南府城西苑內漢爲河南縣即武王定鼎郟鄏處

問公營此以為都洛誥所謂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也自平王東遷以來天子世世居之乃周之京師也不言京師而曰王城者京師者衆大之稱自王室之亂國内無主王族逃奔臣民離散子朝勢孤乆不得立僅守一空城耳則不得謂之京師矣故王城者無主之辭也入者難辭子朝尚存亂兵相拒故耳及猛入而子朝始奔私邑則於書入之義始合左氏序子朝奔京於次皇之前則王猛不應乆居于外而逾時不入王城且子朝之私邑在郊而乃至鄭之京邑晉人何以不圍京而圍郊乎此必未得當時事實

也然王猛既入王城而劉單不即立爲王蓋以王猛易制而挾之以行己私不欲使君臨朝會而群臣因亦不附焉則非所以正名分一人心矣

冬十月王子猛卒

王子猛與王子虎王子瑕王子朝同稱則猛雖於次爲正而實未立爲王者也詳見上條王猛下猛卒不書日不計葬也其書卒嘗往弔也此可見昭公之習儀以亟矣○書卒者紀死之常辭也例見隱三年宋公和卒下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壬午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按左氏武成人取邾師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舍如晉晉人執之夫魯與邾向無邊境之事而晉趙武會虢以來邾亦不至惟平丘始一來與會盟而後與晉不相通好者又復十年則邾於晉亦非謹事之國也況武城之爭又事之細者豈遽敢以此愬大國於晉而致之來討以起釁耶此欲彰舍之賢故不覺

詞多偏贅經文所無不足信也然則晉人何爲而執舍邪蓋晉頃即位公不親朝又不使貴卿往賀及晉使士鞅來聘本欲求貨也而不遂所求公親如晉則晉人不可以責禮故至河拒復而魯使叔鞅如京師將假王靈以抗晉適遭王室之亂無所假以自免故久之而仍使叔孫舍報士鞅焉舍以晉欲無厭期以身抗而貨財不充俟至見執執因使事故稱行人已在其國故不稱以歸魯雖事晉本無誠心視其強弱而謾慢因之得罪宜矣然霸主所以能合諸侯者以德撫綏而已魯以宗親又爲人望誅求不副執其使

臣無所顧惜安得不失諸侯哉

晉人圍郊

郊子朝所在邑也其地近鄩鄩在河南鞏縣西南蓋王室之亂雖起子朝而劉單諸大臣之族多附王城不相容焉故諸王子之奔皆至近鞏之地是時子猛既卒周室無王晉侯不親合諸侯以定王亂徒以周人告急之故徐使人圍郊以拒子朝無功而還豈誠心勤王者哉書人者明其將卑師少也左氏謂晉藉談荀躒帥師軍于侯氏箕遺樂徵濟師軍其東南正月二師圍郊郊失經文據實書人之意矣胡寧氏曰王

室危亂之甚晉爲方伯不能率諸侯以赴其急俾臣子之義從以微者帥偏師薄爲之援亂不早定職此之由故不足美也高閌氏曰郊王畿之邑不繫之國者天下皆王土也蓋土無二王所以別異於諸侯也春秋諸侯更相侵伐未嘗敢及於周其心實無王而不敢犯王室者懼天下諸侯執言而攻己也此圍郊者子朝在焉故也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東國以行貨得國者也喪歸而魯往焉故書東國之祖若父皆爲楚所留而往事之書卒于楚無志可知

失東國卒弟申嗣是爲昭公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左氏傳曰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卒國人逐之庚輿來奔齊人納郊公胡康侯曰三代之得失天下仁與不仁而已矣陷無仁心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庚輿免死道左而出奔於魯幸耳〇按庚輿奔而不返故不書復庚輿奔而郊公入立矣郊公者去疾之子初未得國而自避奔齊啟見十四年莒殺公子意恢下今入國亦不書者莒自奉迎非有爭也夫庚輿之奔國人

惡其虐而逐之也而齊人實亦迫之自魯昭去疾之喪庚輿有好於魯故以魯爲託而來奔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吳者王僚也胡沈皆君也見四年會申下蔡昭公申陳惠公吳許男斯皆遣其臣夏齧徵舒之玄孫滅者身死而全軍敗沒之稱其國尚未滅也獲者擒人於戰之稱生得曰獲先儒以爲大夫死亦言獲蓋因哀十一年獲國書之事而爲之說殊不知本其當獲之時則皆生也既獲而死者不與焉若當戰而死則爲

死事之臣必不言獲矣餘見僖元年公子友敗莒獲
莒挐下雞父楚地漢志廬江郡安豐有大別山註以
爲吳敗諸侯之師于雞父處杜元凱所謂縣南有雞
父亭是也按今壽州霍丘縣本漢安豐縣地而大別
山在雞丘縣西南其地北與州來接界左氏曰吳伐
州來楚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戰
于雞父則雞父當在鍾離之西而州來之東矣吳將
伐州來而尚未至故禦在鍾離而戰在雞父也○胡
康侯曰吳伐州來楚令尹帥師及諸侯之師與吳戰
邑不書楚令尹既喪楚師已熸六國先敗楚師遂奔

足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曷爲畧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末陳也言敗績則或滅或獲其事亦不同也故總言吳人以詐取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於後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往不能以禮自守後屬于楚悉師以出一敗而身與衆俱亡也其曰胡子髡沈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咸其自取焉耳亦猶梁亡自亡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殲于遂自殲也汪克寬氏曰左傳記令尹卒楚師熸吳光設詐先犯胡沈與陳三國師敗又縱其囚使奔許與蔡頓而許

頓之師亦奔六國敗奔之後然後楚師大奔則楚師未嘗與吳師相接明矣高閌氏曰此見吳之彊而楚人益弱也

天王居于狄泉

天王者敬王匄也狄泉杜元凱曰洛陽城內太倉西南池水也時在城外今按洛陽故城在河南府城東洛水北即成周也其時成周自爲一城而狄泉在其西南云居于狄泉可見不在成周故城內也至二十二年城成周然後遷狄泉入城內耳自王猛旣入王城則子朝之黨必無有存者矣劉單苟因王猛之卒

而即立敬王則居中制外孰敢不從邪而遲疑觀望且與子朝交攻而實未嘗以立王爲急也不然則迎立敬王於王城而事即定矣敬王何待於居狄泉哉蓋敬王之居狄泉畏劉單之專制而不敢入王城也敬王之立本欲入成周者第成周人已黨子朝故拒不得入而暫居於此耳先儒以爲子朝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是豈知劉單已在王城奚復有子朝之黨哉不入王城而欲入成周又不得已而居狄泉耳故敬王之立必不在王猛卒時而亦非劉單所主也蓋必有擁之者而史畧其名耳然不言以

則其不爲人制之實又可知矣左氏稱王子朝入尹
單劉敗還以王如劉王子朝入于王城是以敬王爲
劉單所立而避子朝也義與經文不合何足盡信哉

尹氏立王子朝

尹氏即尹子名固周之卿士舊說以其世卿族盛而
特以氏稱之似何休說也尹本尹吉甫采邑在畿內因
以爲氏據左氏存王子朝入尹事當近成周鄭漁仲
以爲汾州是其地非矣○王子朝庶孽也景王欲立
以爲嗣未果而崩子朝恃寵爭國王猛已卒嗣王未
定猶不得立者人心不服而又有劉單之仇故也劉

單擅權子朝無附但能以其黨爲亂而已至敬王復起名正人歸子朝始自郊入尹以依尹氏得大族爲援然後爲之聚黨而子朝亦遂立焉子朝之立立於舊都也故不言地惡者劉單開敬王即位趨於狄泉而子朝乘間以入王城耳劉單已去則人無難者故不書入而直書立也嗣王既定又立不正以抗之尹氏倚世卿以亂國之罪著矣故穀梁子曰立者不宜立也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此爲請叔孫舍也魯之財賦制在權臣季孫不爲主豈有厚賂可將哉昭公此行不過爲季孫所號使以卑辭求丐而不知晉之所欲惟在貨財也公雖親往何益哉幸而有疾自復耳不然往徒取辱矣

春秋私考卷之三十一終

春秋私考卷之三十二

起癸未昭公二十四年

盡辛卯昭公三十二年

會稽季本考義

二十有四年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貜孟僖子也左氏傳曰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將死召其大夫曰吾聞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孔子

叔孫舍至自晉

按十四年意如至自晉不氏舍獨係之叔孫者衍文也左氏穀梁皆無此二字孫明復從之○舍固魯之賢大夫也其見執於晉以禮自持不爲所屈所以抗晉也而晉亦自此不能責魯矣考之經文或當如此若謂舉周制以折諸大夫之並坐則此時邾不至晉也恐別是一事而附會之耳○書至例見桓二年公至自唐下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杞平公郁釐卒子成嗣是為悼公

冬吳滅巢

巢註見文十二年楚人圍巢下○州來及巢皆楚東鄙國而近吳界上吳欲侵楚所必爭之地也而况襄二十五年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巢又吳之世讐乎吳自壽夢卒後累被楚兵遏及餘祭之輕死寡謀宜其終身不振矣夷末圖治國力日振亦不急於復怨直待楚平王之怠始滅州來至於王僚益勇於鬬長岸雖父之兵相繼而起尋又滅巢漸侵楚境夷末所

養之銳其在今日乎楚平王知謀才畧不下於僚然而兵頓境蹙漸非昔比豈非委政費無極等小人用事國政日非而姑欲厭戰以息民耶柏舉之大敗已蠱於此矣夫吳弱則楚強楚弱則吳強世變消長人事得失亦可以覩矣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甲申

春叔孫舍如宋

按左氏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黃震氏緣此遂謂舍以正卿而爲季氏逆女爲

非禮以愚論之其說安可通哉凡內夫人適他國書于經者皆公事也惟禮之重者如納幣逆女致女蒞盟告糴之類則特書其事以別於歲事往來弔聘期會之常私事不與焉大夫以私事出者如公子結媵陳人婦公子友葬原仲亦特書之則皆有關於大故者也他如公孫茲之如牟季孫行父之如陳公孫嬰齊之如莒先儒皆據左氏以爲因聘而娶則於法應與媵陳人婦葬原仲同例而特書矣然而經無其文則此三卿者皆以公事行也而左傳爲妄矣況叔孫舍又爲意如逆逆安有同僚婦而可以代逆之理乎且

意如預政行事始見於十年伐莒而即以正卿列於叔弓仲孫貜之上其時雖弱當亦不下二十至是又十五年通計三十五年矣而舍始爲之聘宋元公女有何所制而逾時至於如此之久邪又意如之子爲季孫斯至定六年已即專政距此纔十三年使爲宋女所生則未及成童而何以遽能如晉圍鄆邪要之上公貴女必非與外臣爲繼室而配老夫者果初娶焉亦當在意如始仕之日而舍之如宋非爲意如逆明矣然則云何蓋叔孫舍見執於晉本以昭公如晉拒回不報之故而其實皆由意如當國專制利權公

室不能備禮舍之病季孫深矣以宋元公意如之然
舅也故與公誅而往脩舊好蓋以季孫爲愬也否則
魯宋大夫不通問者已十四年舍以貴卿並肯無故
而輕往哉然昭公之孫實促於此行矣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叔詣鞅之子也趙鞅成之子而武之孫也樂氏大心
名祁黎之族兄也北宮喜佗之子也游吉即子太叔
公孫蠆之子也祖公子偃字子游故以爲氏黃父先
儒皆云晉地即黑壤獨孫明復以爲黃父地闕蓋謂

列國之謀王室不當在晉地也然則黃父其近周東境之地乎後漢志云鞏有黃亭有湟水杜氏云鞏縣西南有湟亭蓋湟即猛居之皇也與黃相近必即黃父矣○敬王既立召集諸侯時政在大夫故諸卿為會夫久而方謀謀而即散使敬王三年居外始入成周則諸大夫不能急定王都亦可見矣然十國咸集皆知有周而輸粟具戍之令猶足以係屬國人他日成周之城實基於此視前年晉人圍郊之氣勢不同矣非敬王得位以正能服人心諸國安能無異議哉

高閌氏曰自二十二年景王崩王室亂天王播越諸

侯皆莫奔救四年之後晉始爲此會而諸侯不至但
合諸大夫以謀之曰明年將納王夫王室之急如此
豈可坐待明年哉有覇者作如齊桓公定王世子鄭
晉文公逆襄王豈不美哉

有鸜鵒來巢

孔穎達氏曰鸜鵒鴝鵒也此鳥穴居今驗猶然考工
記云鸜鵒不踰濟濟經齊魯之界魯在汶水之南鸜
鵒北方之鳥故不踰濟舊不在魯界今來魯而不穴
又巢居非常故書也公羊曰非中國之禽今大河以
北皆有鸜鵒不得云非中國之禽也胡康侯曰巢者

去穴而巢陰居陽位臣逐君象也鸜鵒宜穴處於下而巢居於上季孫宜臣順於家而主祭於國反常為異之兆能以德消則無其應矣張洽氏曰邵子曰天下將治則天地之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則天地之氣自南而北禽鳥之類得氣之先者也鸜鵒不踰濟而至魯豈非氣自南而北之驗歟當此之先楚雖為中國患而齊晉循足以抑之自此之後晉霸不競吳楚越皆以南夷迭主夏盟諸侯欲征事之馴至大亂則知鸜鵒來巢之祥不特昭公出奔之兆而已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上辛上旬之辛季辛下旬之辛辛者郊之日也大雩而用辛可以見其祭帝矣○左氏傳曰書旱雩旱甚也啖叔佐曰季辛不言大雩者承上文可知也今按大雩有書於秋冬二時者以一雩不雨而三月皆雩也然未有一月再雩者況六月已脩龍見常雩此又一月再雩則太甚矣見昭公君臣懼災非道而區區於禱祠之末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左氏載昭公伐季氏事輕率寡謀如兒戲然皆不足據以爲信當是時魯之兵食已不屬公而季氏權勢

已成威行中外不惟群小不敢輕犯雖公亦豈得遽
有爲哉苟有動焉彼必先察怙褻懷奸豈能無抗而
肯歎然登臺請罪邪若叔孫舍仲孫何忌皆魯之賢
大夫也公果欲去季氏則二家自宜與公同謀必無
不助之理傳乃謂叔孫氏陷西北隅以救季氏孟孫
氏殺郈昭伯以伐公徒則二家亦黨季氏不可以爲
賢況舍本爲公謀弱季氏者也而何忌方居喪學禮
未預國事安可以助逆之名加二賢哉竊詳左氏所
傳蓋皆爲季氏文奸之說也夫舍歷仕幾二十年亦
既老成更事豈宜有遽去季氏之謀哉而意如遂忿

然遂君無復臣禮矣幸而舍亦大族不易相凌否則幾何不爲公子憖邪此意如易明之惡也而傳皆歸咎于公則若季氏本無罪者大失是非之正矣○杜元凱曰陽州竟上邑吹叔佐由齊地胡康侯曰内出奔稱孫諱也次于陽州待齊命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

劉質父曰唁弔也生事曰唁死事曰弔孫明復曰野井齊地杜元凱曰濟南祝柯縣南有野井李按祝柯在今禹城縣見襄十九年盟祝柯下○公知齊人不拒而漸進以至于野井齊果出逆而唁之亦可以見

景公能不失禮矣景公自守之君也何以責其能定魯哉而况公初至之時齊亦未遽能謀也先儒謂譏其無納公之實蓋要其終而言耳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舍忠於公室者也使其不死則納公之計未必不行左氏謂其使祝宗祈死近於誣矣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左氏傳曰宋元公爲公故如晉卒于曲棘杜元凱曰曲棘宋地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一統志云外黃城在杞縣東北漢置縣屬陳留郡胡康侯曰宋元

公意如之外甥也不此之顧而求欲納公是以正倫恤悉爲心而不匿其私親之惡者也其賢於當時諸侯遠矣故雖卒于封内而特書其地以别之也今按諸侯非卒于國都則書地但詞也如楚虔死於乾谿是已但曲棘乃宋西適晉之道則元公至此本爲魯故其義可嘉耳○元公佐卒子欒一桐是爲景公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鄆註見成四年城鄆下齊侯取鄆取之爲已有以居公也公不能取故齊取之取邑則田在其中矣及二十九年鄆潰而鄆田遂非魯有觀定十年齊人來歸

鄆田可以見鄆田之在齊也故取鄆於齊而景公自利之實不可掩矣取例見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下○呂本中氏曰齊侯不能討季氏以正君臣大義而獨取鄆以處公其無意於善而忽遠畧可知也今按齊景公當時之賢君而晏子又能以其君顯所爲如此何耶蓋景公非有一匡天下之志者雖能聽於晏子而脩政勤民亦不過爲富强計耳彼見昭公得罪巨室民心不懷使其復國則欲怨益甚其咎在公何必歸惡於季氏哉故以鄆處之而責姑寬矣然則景公雖非明於大義亦庶幾善處昭公者歟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書至例見桓二年公至自唐下公來居鄆曰至自齊則公蓋自野井入齊國都齊既取鄆而始來居耳若本未至齊則當書至自野井與至自乾侯同例矣王徐氏謂公自野井來居于鄆非也詳見二十九年公至自乾侯下

夏公圍成

成者孟氏之邑也在魯北鄙貴在魯東南而距成爲

遠郈在魯西北而與成爲鄰公方在鄆則又近於郈南者也三家之中叔仲賦常不闕自公失國以來費倚季孫專橫而又遠絕不復能治矣雖郈成近鄆亦皆效尤不服公閔叔孫舍舊忠循愛於郈而郈以近故亦畧親焉惟成賦之不共則公之所責備者也於是親發鄆衆越郈以圍之以求遂所欲夫孟氏世忠公室而成亦素馴特以劫於季氏而仲孫何忌服喪未預國政故不暇治其私邑耳然方受學仲尼必明於事君之禮公若感之以誠待之以禮使得盡力於君臣之間或能改革意如之惡以共張公室況於成

乎公不知出此輙褻以威畏強臣而獨誅有禮何以服民使臣哉公之所以終於客死者亦其自取也○左氏曰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適齊貨梁丘據據受之言於齊侯曰群臣不盡力於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若使群臣從魯君以卜師有濟也而繼焉茲無敵矣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今按梁丘據受季孫貨而說齊侯使不納公其事不可謂無但景公方信用晏子必不為據

言所動其所以不納公者亦由其本無遠志而又見公甚失人心故但處之於鄆使不失所則自以爲盡職矣於景公又何深責焉若謂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晏子必不勸君爲此而亦不合於經公圍成之書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鄟陵卽成六年魯取之鄟當在齊魯界上公旣居鄆必不能遠出會盟也陳傅良氏曰此參盟也參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晉不復主盟也李廉氏曰鄟陵之盟乃齊爲糾合之謀此十

于沙之漸也使能充此志則復北杏之業何難哉參
按此會蓋昭公欲齊納己勸之以糾合也而景公志
不及遠雖集諸小國不過竊參盟而已實不能立謀
納公也景公爭霸之略止於如此矣參盟說見隱八
年盟瓦屋下

公至自會居于鄆

汪克寬氏曰君行而返返必告廟告廟則書至召誥
稱王朝步自周至于豐豐去鎬京二十五里而文武
廟在焉故告于文武也昭公之居鄆則非宗廟之所
在矣而如齊如乾侯無不書至曾子問云君去其國

太宰取群廟之主以從則昭公之去鄆而返亦或告于祖禰歟不言居鄆則疑於後國矣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居即楚平王本名棄疾楚平王之在蔡也生太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譖諸王建奔宋殺伍奢至是平王卒令尹子常以太子壬弱毋又非嫡欲立子西子西不從乃立壬改名軫是爲昭王今按子西史記以爲平王之庶弟也史記序此與左傳互有異同今擇其可信者附載於此云餘互見哀十三年楚公子申伐陳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成周在今河南府城東洛水北漢爲洛陽縣周公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洛誥所謂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也敬王自居狄泉至此三年矣而始得入于成周者以子朝𠋫尹氏爲援而成周人又黨子朝以拒之也觀左傳稱王子朝入尹而成周人戍尹可知矣故書曰入入者難詞也敬王能自樹立不爲權臣所以舍王城而入成周將於此别立基焉既立而王子朝奔楚王室遂定亦可謂賢矣特以威權久去勢已倒持雖有一二親臣亦皆權謀餘習故其初政雖有可觀

而其後亦遂不振矣惜哉餘互見定四年劉卷卒下

〇王氏發義曰先書天王入于成周後書子朝奔楚

大天子之能反正然後罪人咸服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召伯名盈毛伯名得即尹氏為子朝所聚之黨也〇

尹氏為卿卿本于爵而存於召伯毛伯之上則二伯

乃大夫之字杜元凱謂伯為爵者非也毛伯召伯始

見於文元年其後世至宣十五年為王札子所殺今

又有黨子朝者則亦世為大夫矣以王子朝奔楚見

子朝制在三臣卒至於敗而三臣迷誤子朝之罪著

矣子朝立爲王矣而猶曰王子者國人不與爲王也不言出者不從位出也敬王入成周則以成周爲根本也尹氏召伯毛伯與王子朝同逆皆自絕於位者也雖自王城而奔不得言出矣夫成周定都以逼逆黨問必有主此議者但左氏載知躒趙鞅納王晉師克鞏是全以其功歸晉也而經略不少見何邪至謂召伯盈逐王子朝逆王于尸則益與經文不合矣胡康侯曰子朝有寵於景公爲之黨衆矣卒不能立至於奔楚是非有出於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不可以私惡非卒歸於公而止矣

昭二十六

二十有七年丙戌

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每如齊求納而不能也故復居鄆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左氏以爲公子光使專諸刺僚也夫光既臣僚矣則宜以光爲首惡而經局爲稱國以弒也稱國以弒者國人之所欲共廢而衆殺之之辭也例見成十八年晉弒州蒲下王僚在位勇於戰爭攻楚滅巢好兵不已意其君國殺戮必多此人人之所共憤也其見弒則有由矣此豈出於光意哉辯見襄二十九年吳子

使札來聘下○僚紲而諸樊之子光立是爲闔廬世
本以光爲夷末之子於理似順

楚殺其大夫郤宛

郤氏宛名蓋必晉郤氏仕楚爲卿者按左氏費無極
譖郤宛令尹子常召鄢將師而告之退遂令攻郤氏
且爇之郤宛聞之遂自殺如此則兩下相殺無預於
國事弗書可也苟書之則宜直斥費無極殺郤宛而已
曷爲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大夫乎稱國者假國法以
殺之也不去其大夫則非有先絕仕籍之罪矣凡書
殺大夫者必有關於大故郤宛之殺意者以平王時

屢不得志於吳而歸怨郤宛乎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樂祁犂喜之子大心之族弟也扈鄭地見文七年盟扈下○扈之會實令戍周也齊魯不至故不克戍而經不書又會在鄭地鄭亦不來直待五年之後而始城成周可以見晉霸威令之不嚴而諸侯勤王之不急也左氏於戍周之外附以謀納公之言則公本孫齊安有齊人不在而可以爲謀納公乎况扈地近周其非爲魯明矣豈士鞅與樂祁犂北宮喜相見之時私謀及此言邪

冬十月曹伯午卒

史記謂曹悼公朝于宋宋囚之曹立其弟野是爲聲公悼公死于宋非也經未有卒于他國而不言國者又謂聲公五年平公弟通弑聲公代立是爲隱公隱公四年聲公弟露弑隱公代立是爲靖公亦非也弑逆大事也經無不書之理索隱曰譙周云春秋無其事今檢系本及春秋悼公卒弟露立謚靖公無聲公隱公蓋是彼文自疎也此說得之矣

邾快來奔

快邾大夫名來奔義與襄二十三年畀我奔同未可

比於以地叛也然邾莊公微弱而群臣不服亦可畏
矣

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之如齊爲求納也說見二十八年公如晉下○左
傳載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公徒敗于且知汪
克寬氏亦信其說此豈可語孟懿子乎懿子當志學
之初豈宜遽至蔑君如此况公徒敗于且知經所不
書何所據而爲此誣善之言邪

二十有八年丁亥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乾侯杜元凱曰在魏郡斥丘縣晉境內邑按斥丘漢縣名今廣平府成安縣也其地在衛北春秋時爲狄地蓋服於晉耳○昭公之奔齊齊雖往求納而景公不能入公無所望矣故欲如晉以求託焉而竟莫能達也乾侯之次不亦傷乎趙鵬飛氏曰晉之六卿即魯之三家也故使次乾侯而不得入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鄭定公寧卒子蠆嗣是爲獻公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滕悼公寧卒子結嗣是爲頃公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戊子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昭公如晉次于乾侯與如齊次陽州一也陽州之次公得入齊齊侯既先覿唁於野井而又爲公取鄆故公之居鄆言至自齊則見齊侯猶有處寓公之禮也若夫乾侯則本狄地之服晉者遂待晉命於此而無一使通焉公實不敢入晉則至不得以自晉言矣晉

・知昭公求託境內恬不為意竟使旅瑣無依豈非士鞅取貨於季孫之故哉義無所立何以主盟晉之失霸宜其終不能復矣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高張偃之子也是為昭子高張之唁為公將依晉復歸而問詢之託唁以為名耳公自此不復可如齊矣書此以見公之急於求人而自處之不善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氏於此存平子每歲買馬歸之于乾侯與黜務人而以公衍為太子事妄也汪克寬氏曰意如剛忍克

悖必無歸馬之事昭公居鄆四年始適乾侯鄆猶未潰而左氏云每歲歸馬於乾侯不亦謬乎脫有是事亦加刃於人而以手撫之此小人之欲掩其惡者也又云昭公黜公子務人而以公衍爲太子是時昭公在外何暇易太子乎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胡康侯曰民逃其上曰潰自是昭公削迹於魯尺地一民皆非其有矣公之出奔處鄆四年民不見德亡

無愛徵至於潰散豈非昏迷不返自納於罟擭陷穽之中其從者又皆支殺其民視如土芥其下不堪所以潰散然則去宗廟社稷出奔而猶不惕然恐懼斬改過以補前行之衍也自棄甚矣欲不亡得乎故書以爲後世戒今按齊侯取鄆以居公亦知公得罪于民不可以復也公若能反躬脩己節財養力以撫其衆烏知鄆民不如太康之一旅哉顧乃今日役其民以圍成明日役其民以會鄆陵又明日役其民以如齊又明日役其民以適乾侯區區小邑命何以堪鄆之潰也孰謂意如之所誘乎

三十年己丑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胡康侯曰公去社稷于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内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野濱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而罪臣子譏諸侯之意其矣唐武后廢遷中宗革命自立史臣列于本紀欲着其罪而君子以爲非春秋之法其言曰天下者唐之天下中宗受之於其父武后安得絶先君之世復繫嗣君之年黜武氏之號自以爲竊取春秋之義信矣吳澂氏曰

曰居猶吾土也曰在者非吾土矣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晉頃公棄疾卒子午嗣是爲定公○是時公在乾侯不得以通于晉而頃公書卒葬者季孫遣使以弔喪送葬也代君行事不臣甚矣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　徐子章羽奔楚

徐在僖公時爲楚所虐尋已服於楚矣及楚旣衰而徐爲吳滅則章羽有奔楚而已○左氏稱章羽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則是降也旣降胡爲而又奔

哉蓋奔者不爲吳人所得而避難竊是之名也舉重而言則但當書降今書奔楚則必未降吳也其書名特以屈服於楚故耳何必附爲降吳之說哉

三十有一年庚寅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荀躒盈之子而罃之孫也杜元凱曰適歷晉地○左氏傳曰晉侯將以師納公士鞅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鞅使私焉曰子必來吾受其無咎意如會荀躒于適歷今按適

歷非晉都也意如至此待命耳是時晉定公初立有
嗣覇之志覬成周之城召陵之會可見矣故以師納
公之意未不可謂無也使非士鞅取貨而私於季孫則
昭公豈至於客死哉晉侯聽其計中而反使荀躒出
會何以為盟主此霸業所以卒不能復也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薛獻公穀平子定嗣是為宣公〇薛自魯桓公以來
服屬於宋不敢齒於大國故有喪不訃而魯亦不弔
其禮畧也至蜀之盟薛雖一使人列會而魯亦不見
於經終齊成公之世蓋其特猶服於宋也及襄公時

薛伯叜預於會奔走聽命之不暇則以宋方多事不能庇焉故也魯雖與之同盟猶以朱屬待之而禮畧故獻公之先君亦不訃喪而經不書卒若獻公在魯昭公時則僅與平丘黃父會盟而訃喪弔葬一如列國入春秋以來薛之喪紀所未有也此何故哉蓋魯田之在漷水者與薛相鬬有疆事焉則薛君者三家之所私厚也故因公出特來告喪而魯之弔葬亦備其後定公時薛伯定卒哀公時薛伯夷卒雖不訃喪而魯亦弔葬猶前志也其皆以見三家之私歟然獻公以前諸君則國小不知其世次矣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晉定公本欲納公特為士鞅所沮則但言唁之而已此按齊景公故事必使荀躒若荀躒方與意如會則同情矣不欲使他人得私於公耳此士鞅之謀也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杜元凱曰黑肱邾大夫濫東海昌慮縣不言邾史闕文按昌慮漢縣名在今滕縣東南○許翰氏曰邾快黑肱相繼來奔季孫當國以類至也趙鵬飛氏曰邾來奔者四竊邑來者二季氏實利之為逋逃主也餘

見昭二十一年庚其來奔下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辨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取闞

杜元凱曰闞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有闞城按須昌即今東平州取闞不言入公家上文也鄆潰而公寓乾侯無所仰給故取闞公旅居久矣非有兵力可以得邑蓋魯人以闞與公而公取之也然但收其稅而實不得居其後甃於乾侯喪返而始得葬於闞焉悲矣○按左氏定元年謂季孫使役如闞葬昭公於墓

道南孔子爲司寇溝而合諸墓杜元凱緣此遂謂闞群公墓所在恐未必然他日果爲孔子溝合則亦當書改葬昭公以示微意而經何以沒其實邪要之止是昭公歸葬於闞耳

夏吳伐越

趙鵬飛氏曰吳將報楚越楚之與也故先伐越然不若姑結其心以離楚黨今先伐越故入郢未返而越亦入吳矣其結怨連禍始此餘見定十四年敗檇李下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仲孫何忌貜之子是爲孟懿子貜卒已八年矣而何忌始見經得非何忌初本居喪而其後或從學於孔子不汲汲於與國政歟自季孫宿以後雖如孟莊子之孝猶未練而即從政此見何忌初心之本善矣韓不信貞子之子而起之孫也仲幾仲名氏也世叔申儀之孫也國參子産之子也公穀莒人下有邾人今從之左氏無此二字蓋闕文也成周詳見二十六年天王入成周下○敬王以正得國而又能自樹立故

既入成周即於此定都不復返王城以劉單群族在焉遂與黨也成周之城非爲城圯以其狹小不足以容衆故擴而大之如狄泉本在城外今則迯入城内矣若爲圯而城則完舊而已何待勞諸侯之大夫邪工役大興侯邦咸集非敬王輯和人心豈能恊一如是哉書此以見王澤之未竭而晉定之覇猶能率諸侯也成周既城新都定焉則後遂謂之京師矣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黄震氏曰昭公在外者八年卒客死乾侯蓋季氏之專政四世矣民知有季氏而不知有君矣事至此極

豈不悲夫然史墨對趙簡子又譽季氏而謂君臣無常位此非君子之言蓋借季氏以逢趙氏之惡耳

春秋私考卷之三十二終